

1991

中篇小说选

陈源斌
孙步康
焦景周
池莉
迟子建
陈村
李晓
赵光鸣
沈贻炜
方方

万家诉讼
蟋蟀擂台
木头沟
你是一条河
旧时代的磨房
愿意
相会在K市
西边的太阳
师范生
行云流水



1 247.57

213/2

19

1991 中篇小说选

第二辑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: 刘海虹

1991 年中篇小说选(第二辑)

1991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首 都 发 行 所 发 行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7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6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6,000

ISBN 7-02-001449-6/I·1309

定价 8.50 元

目 录

万家诉讼	陈源斌 (1)
蟋蟀擂台	孙步康 (35)
木头沟	焦景周 (77)
你是一条河	池 莉 (132)
旧时代的磨房	迟子建 (209)
愿意	陈 村 (256)
相会在K市	李 晓 (306)
西边的太阳	赵光鸣 (337)
师范生	沈贻炜 (400)
行云流水	方 方 (461)

万家诉讼

陈源斌

太阳好起来了。何碧秋拿牙锹剝挑在麦田里的塘泥，剝完最后一墒了。她听说丈夫被打，将手上拾掇拾掇，回家看过伤势，转来找村长。

村长家在村东头。也不过两进排厢，一个院子。屋瓦是小瓦，屋墙是青砖实砌，院墙也是青砖实砌。门槛是用青石做的。院子里一口水井，上面一棚落光叶子的葡萄架。对面一地盆花都是枯枝杆儿。拴着一条狗。何碧秋经过那狗，看见村长坐堂屋里呷酒。她说：“你打了他，现在旁证也有了，医生诊断也有了，是个什么说法呢？”村长一哼：“说法？”何碧秋说：“你打他，踢他胸口，倒罢了。你还踢他下身，这是要人命，不该有个说法？”村长慢慢举杯，何碧秋说：“那你就别怪我了。”

村长问：“你怎么我？”何碧秋说：“请政府讲理。”村长笑道：“我打他又不为私。我是村长，政府不帮我，下次谁听吆喝这村的事？”何碧秋说：“只怕如意算盘。”村长说：“好。到乡里的路你认得吧，过了摆渡口，再走一二十里，就是了。也辛苦你了。”何碧秋见他张狂，便不再啰嗦，回头收拾动身。

走了一里多路，到摆渡口了。望见岸边等渡的人已跳在船上。船工弯腰解桩上的缆绳，听见声音，虚抓绳头，等着。等何碧秋上船，说：“站稳咧。”收了绳子，换竹篙将船缓缓撑进一片白水里去。

过渡的这几个人或站或坐，都袖着手，东西放在舱里。这些人七嘴八舌让船工说，船工笑道：“你们是想东北方向的路快修好了，不坐我的船了吧？”又说：“不过是土公路，大半截又在人家地盘，一个弯儿绕十万八千里，仍不如走渡口节省。”这些人议论道：“我们王桥村，亘古就属安徽，只因造了这座水库，把路都隔断了，反被江苏抱在怀里。出个门，比登天还难，还不如划归江苏省呢。”说了一阵，船工目光落见何碧秋，问：“这位面生呀？”有认得的便替她说：“她就是万家的。”船工明白了：“怪不得你脸上有事，是你告王长柱吧？老话讲居家莫讼，怎就到了这一步？”

何碧秋说：“村长管一村人，就像一大家子，当家的管下人，打，骂，都可以的。可他要人的命，就不合体统了。这又罢了，我登门问，他连个说法都没有。”船工听着点头：“这是他王长柱不对了。”

说话间，船身摇晃起来。船已近库汉中央，脸上觉有东西蹭擦。在岸上是很平静的，到这儿有风了。那风贴水而起，逐渐大起来，风也变冷了，刺得面皮绷紧。风搅得库水涌动，浪花乱翻开来。船工说：“有水便生风，有风便有浪，过了这段深涧，会平静的。”把竹篙收好，拽出双桨来摇。风扯出了响声，脚下舱板不停颠荡。人嘴里的词儿倏地少了，只有零星几句，声腔不很匀足。憋一口气，慢慢散出去，把一颗心徐徐放落。桨急船紧，风势果然过了，却早近这边岸来。船渐行渐稳，船工收了桨，再换篙撑起来。

这些人扯起原先的话头。船工道：“我说：在娘家青枝绿叶，嫁人后面黄肌瘦。不提它倒也罢了，一提它泪水直流。”猜了一阵，猜不准。看何碧秋脸上心事，疑想是她。船工说：“哟。”将手举起。众人看他手中的竹篙，水淋淋的，不觉恍然，又有些不解。这时船已傍岸，说笑几句，跳下船，各自赶路。

乡里不是原先模样了。多了一条细沙路，路边挨排栽着树，边上尽是住户，放足眼光才从这头望到那头。住户的房子三层两层一层高矮不等。何碧秋从一座大门口张见一幢六层楼，以为是乡政府，进门问了，却是乡办工厂。转弯抹角，到一个僻静处，才找准了。见乡政府比早先添加了两排平房。她进一个门，说几句，有人把她领到西头一间，说：“这是李公安员，你不妨跟他细说。”

李公安员小四十年纪，眉眼平常，辨认不准忠厚奸滑。见他正捧着一只凹腰茶杯看报，此时转头迎过来说：“王长柱？他是托你捎信让我去喝酒吧？你回去说，他要不改酒桌上的蛮气，我再也不去。”何碧秋说：“我是来告他的。”李公安员诧异道：“哦？”看过旁证，看过医生诊断，皱眉说：“怎么是区医院证明？还是外省的？”何碧秋说：“我们王桥，往本省的路都被水隔住，只好去江苏呀。”

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李公安员听罢，收好旁证和诊断书，看看手表，说：“食堂开饭了，你在这吃吧。”何碧秋说：“不客气。”李公安员说：“不是我请客。我可以帮你买饭菜票，食堂里碗筷现成，能借用的。”何碧秋说：“不了。我一路过来，看见不少饭店。”李公安员说：“饭店里的饭菜，斩人呢。”何碧秋说：“我问过两家面食摊，一碗面条五毛六毛，贵也贵不到哪里去。”李公安员便站起身来：“我下午有个会。明天我去处理这件事，你在家等着别走。”

第二天傍中午，何碧秋见李公安员一路向这边问过来，迎上去问候道：“累您了。您是走来的？”李公安员说：“骑自行车。”何碧秋问：“从新土路绕过来的？”李公安员说：“那太远了。我车技好，这一路田埂都敢骑。只是过了摆渡，来你们村全是上坡，

我推到半腰，觉得不划算，又返回去，车子交请船工代看，一来二去，刚走到这里。”何碧秋惊讶道：“你还没见过村长？”李公安员说：“我到你家看看，这就去。”

进屋看过伤势，转向村长家来。狗跳闹得凶，村长赶来喝住，连喊：“坐！坐！”一扭头看见何碧秋，不喊了，脸沉下来。

李公安员自去坐了，让村长与何碧秋坐，两人都不坐。李公安员在板凳上说：“旁证、医院证明我都看了，我还看了伤势。这件事，是你办错了。”村长发毛说：“我错了？我是为自己吗？上面布置成片栽油菜，各户都通了，就他家不通。百十亩油菜夹他家一块小麦，看着像头上的疤痕。验收组下来，还没进村，看见这种场景，把分扣了，打个不及格，还限期改进。我要他补栽油菜，说了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不听！用嘴不行了，不用脚用甚？”李公安员笑说：“其实你仍然用嘴好。”村长说：“是该用嘴，我恨不得拿牙咬他！”李公安员敛色道：“无论怎么说，你打人，还打伤了，这就是你的错了。”村长瞅他道：“这句话是你个人还是代表乡里说的？”李公安员不答，转脸对何碧秋说：“这样，你暂先回避一下，别走远了。”

在外面等了一会儿，李公安员出来跟她商量：“医药费由村里报销，另给些调养费和误工补贴，这部分由他私人和村里各出一半，怎样？”何碧秋说：“这一来，人不把我看扁了？我并不是要钱，只要他有个说法。”李公安员又协商说：“他人一向蛮气，又是村长，面子是第一要紧的呀。”何碧秋问：“那没说法了？”李公安员想了一想，解释说：“医药费、调养费和误工补贴由村里和他私人拿，就证明事情的你对他错，岂不正是个说法吗？”何碧秋细想在理，应下来。

回到屋里，李公安员说：“事情就这样。不算处理，叫调解、

搭桥，都行。你们依我呢，我照老例在村里吃饭；不依呢，我饿肚子走回去。”在村里吃罢饭，李公安员来跟何碧秋打声招呼，又劝说几句，回乡里去了。

这边丈夫在床上问：“刚刚两次进屋的，是谁？”何碧秋说：“乡里的李公安员。我告下村长了。”丈夫急道：“你拧过他？”何碧秋说：“李公安员敲定我对他错了。”又把医药费、调养费和误工补贴的事说了，“下午他付了钱，岂不正是个说法？”

到后晌，何碧秋转了去，狗在院子里吼叫，村长喝它，声腔里有些味道。何碧秋说：“发票带来了，收条也打了。”村长问：“总数多少？”对了数字，村长掏出一叠崭新票面，用指头捻开，数一遍，再数一遍。何碧秋想等他先递过票子，再还回去说“算了，事情也就这样了”，没容她这话出口，却见村长随手一扬，将票子撒落到地上。

何碧秋呆问道：“这是干吗？”村长拿腔道：“给你钱呀？”何碧秋说：“你打了他，不给个说法，又来污糟我！”村长说：“我是为你好，其中有个道理的。”

村长顿了顿，缓缓道：“我仍是村长，仍管着这块地皮上的三长两短，仍不免要憋住气作践你万家。地上的票子一共三十张，你捡一张低一次头，算总共朝我低头认错三十下，一切恩怨都免了。”

这般说完，又催促她弯腰捡票子。何碧秋气愤道：“上午怎么说的？”村长反问：“我上午说了吗？”何碧秋说：“并没听你一句驳词！”村长笑道：“你当我软了？李公安员过库爬埂来一趟不容易，我是给他面子。再说，这钱也不是公私各半，都是村上的。”何碧秋怔了怔，踩着地上的票子就往回走。

回家坐在床边说了，丈夫说：“我说拧不过他。”何碧秋说：

“你怎不早说？”丈夫说：“我不晓得。”何碧秋啐道：“你现在晓得了呀？”丈夫叹气：“都撕破脸了。”何碧秋愣了半晌：“这个理不扳平，今后没法活。”丈夫愁道：“告不倒他，怎办？”何碧秋咬牙道：“我带足盘缠，就住在那里！”两口子在床上翻了一夜。

睡到天亮起床，梳洗了，踩着一地银霜，过渡口来到乡里。李公安员门锁着，向别人打听，说上县开会，三两天不定回来。何碧秋站了一会儿，慢慢想到前天见面，李公安员漏说到曾和村长同过酒桌，直疑心两人头天做好了圈套，诱她去钻。左想右想，只有上县里告这一条路可走了。

从乡里搭上进城班车，下了车，满地的人。地上的霜已化尽了，出了冬日里少见的暖阳。车站几间旧房子看着眼生。旅客都不在站里避风，在站前空地上挤成一团。空地由一遭栅栏围着，各有一宽一窄的缺口，让人和车进出。她站住让胀胀的脑子松动了，慢慢辨认准东南西北，这才挤出栅栏，沿街往城里去。

街不像七八年前见过的街了，多少食摊儿吆喝：卖馄饨的，卖水饺的，卖阳春面的，卖红烧杂碎的，卖熏烧兔头的，卖滷猪尾巴的……将路面挤得瘪窄。何碧秋向一位面善的摊主打听，这人勒细了嗓子笑道：“吃哦？”一抹笑去，指一个地方，只见男的女的大咧咧地进去，便跟着也朝门里走，却被傍门里一位上岁数的人叫住：“进去要登记的，带证件了吗？”验过身份证，让何碧秋说了开头，插道：“你找错地方了。这是法院，公安局在街里呢。”何碧秋问：“怎么走？”答说：“笔直往前，右拐弯，再左拐弯，再右拐弯，大门里有一幢楼。你去一楼左手第三间，把诉状交给屋里的人，就是了。”何碧秋不解道：“什么诉状？”

上岁数的人解释说：“就是控告别人的状纸呀？”何碧秋慌说：“哎呀，我怎的没带！”这人安慰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可以补一个

嘛。”

一路过去都是买卖，锅碗瓢盆勺，油盐酱醋茶，身上头上脚上手上床上和脸上的，吃的用的花的，述说不尽。拐弯走尽这条街，再左拐，却是一街毛线生意，满眼里鲜亮：杏红，桃红，肉红，土红，水红……铁锈红；柳叶绿，檀枝绿，墨绿……玉石绿。各种各样的黄，各种各样的蓝，各种各样的颜色。心思跟它并不搭界，眼却早花了。

脱身拐过街角，差点撞到一个写字摊上。这字摊设在避风朝阳处，摊主戴副眼镜，留了胡须，一脸老气，正跟一个中年男子讨价还价：“若是家常书信、感谢信、表扬信、申请救济、请调报告，都能通融的。只是这代写检讨，一厘也不能减。”中年男子道：“不该这个价呀？”摊主说：“你骑车撞了人，还逃跑，被捉拿住，这张纸上不使出手段，怎么过关？你还不乖乖付钱！”中年男子拿着检讨书走了。

何碧秋看在眼里，询问一声，摊主答道：“可以！”铺开纸笔，这边讲完，他那边已写好了。

拿着诉状到公安局楼下，找到左手第三间，进门去，见屋里两个人穿着制服，捧着凹腰茶杯说话。何碧秋递过诉状，其中一个人接住看了，眉头直皱，递给另一个，看了也皱眉道：“这上面尽堆砌华而不实的词藻，又扣了许多吓人大帽子，主要事实经过，却陈述不清，是不管用的。”问：“你在街头字摊上写的吧？花了多少钱？”何碧秋说：“要四十，实付三十五。”两人相视一眼：“这阵子太忙，一放又乱了。真该挤些时间，把街头治安秩序，好好整治整治！”

其中一个对何碧秋说：“你写诉状，应该找律师事务所呀。”何碧秋问：“它是干什么的？”这人说：“就是帮人打官司的地方。代写诉状，代理诉讼、辩护或上诉、申诉。原告，被告，刑事，民事，

经济，行政，各方面，都可以的。”何碧秋问：“是公家的吧？”另一个插说：“我们政法口下属五个部门：公、检、法、司、民，司就是司法局，律师事务所又是司法局下属的一个部门。”何碧秋听罢，再请两人详细说了走法。

找到地方，见是一幢平房，大小五间屋。东西顶头两间门分别开在内走廊里，中间一副双扇式大门，门旁挂了三块招牌，一律白底黑字，字数多多少少，字迹也肥瘦不等。看这里气势，绝难比刚见过的法院、公安局楼房。看了一阵，问西顶头门里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把头埋在纸上也不抬，随手朝中间指指。何碧秋进屋去，见中门内三间没隔山墙，通做一厢大屋，放有几张办公桌，几只椅子，坐着几个人。问了一声，让她跟坐里墙角的一个人说话。

这人约摸三十小几，头上早添了些白发，捧住凹腰茶杯近前让座。何碧秋坐了，问：“怎么称呼您呢？”这人说：“我姓吴，叫小吴，叫吴律师，都行。”何碧秋叫“吴律师”，说了一遍。

吴律师问：“要不要聘请代理人？”何碧秋不懂道：“什么意思呢？”吴律师说：“就是当你的全权代表，一道出席各种场面，帮你说话，依法维护你的正当利益。”何碧秋问：“要付钱吧？”吴律师脑门皱皱道：“当然。”又说：“收费不归我们自己，上交国家。价目也是固定的。”拿出表格来看。何碧秋请他详说，吴律师说：“上面几项都是不变的。这一项，是指律师受聘后，外出调查、取证等等的车旅粮宿一应费用，也由聘请人负担。”何碧秋问：“大约数目呢？”吴律师道：“说不准。得看具体情况，实报实销。”何碧秋低头默想一回，算不准这里头的深浅，便问：“不请做代理人，单写一张诉状，行吗？”吴律师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问了价目，便宜得惊人，这才认定被摊主骗了。按住懊悔，从头上说事情，吴律师写好了，读一遍，加減几个字，誊写到一种格式

纸上。何碧秋开过发票，银货两讫，赶到公安局来，早已下班了。

中午在食摊上吃一碗椒面，辣出一头汗。坐着等汗干了，太阳已挪过头顶了。顺街打问旅社，选定街角一家门面小些的，问一夜价钱。管登记的老头把头探出窗口：“开发票哦？”何碧秋问：“开与不开，怎么说？”老头笑道：“开票每铺一晚六块，实付四块，回去报销后，有两块进你腰包。不开票，一晚三块。”何碧秋惊讶道：“你是私人还是公家的？”老头说：“国家保护个体经营呀！”见她发愣，又说：“我店面虽小，被褥换得很勤，你看看再说嘛。”强邀着看了一遍，见地下和床上果然爽净。又碍店主热情，便付钱住定这里了。

那店主放下心来拉呱道：“大嫂你进城，有要紧事吧？”何碧秋说：“告状。”店主听罢问：“伤着要害没？”何碧秋说：“幸好没有，离也不远，好大一块紫血淤肿。”店主说：“也就罢了，不至于闹到公安局呀？”何碧秋说：“眼下将就也行，倒是想着日后呢。不把这个理扳平，我一家日后没法活。”店主同情道：“说的也是。”

巴到上班，到这边来，两个穿制服的前脚后脚到了。看了诉状、旁证和诊断书，惊讶道：“怎么是外省的区医院证明？”何碧秋回答了。两个人拿出簿本来，问几句，记到上面，让捺指印。捺过指印，两个人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我们会处理的。不过，这几天有几桩急案需办，你稍稍耐心等待。”何碧秋应声出来。

出得楼门，仰脸被西斜阳光一刺，憋不住鼻孔窜痒，就打了个喷嚏。忽听有人叫，却是李公安员，问：“你上县了？王长柱付你钱了吧？”见她不吭声，惊讶道：“他竟敢不付？”何碧秋说：“我没说他不付，是说他怎么个付法。”李公安员听罢，评判道：“这个王长柱，真不晓事！”又检讨：“也怪我，当初应该三人抵面，手接手清帐，就没有这些话了。”何碧秋说：“现在扯破脸，结下子孙

仇了。”李公安员说：“这个人哪，香的不吃吃辣的。”何碧秋听他口音向着自己，解释道：“我去乡里没找到您，才来县城，刚刚写了诉状递了。”李公安员正色道：“这是你的权利嘛。”说着，听见那边人叫。

何碧秋瞅见是刚刚收她诉状中的一个人，这人拿着茶杯去洗涮间倒了残叶，返回站在内廊问李公安员：“有个妇女刚走，是你地皮上的事呀。”李公安员说：“我也约略了解些。什么时候派人下去呀？”这人说：“局里哪里挤得出人手？”李公安员说：“其中一个当事人，就是那个村长，我有些熟悉，单对单说话抹不开面子，你们至少要派个把人吧？”到这里，何碧秋想到听人家墙根不妥，赶紧退到大门口。

过会儿李公安员出来说：“好了，过几天你来乡里一趟。”何碧秋问：“是几天呢？你说个准数。”李公安员说了，两人分手。

到了这天，李公安员办急案不在，由别人转交了一份县公安局的处罚裁定。何碧秋听上面的文字，仍是承担医药费、调养费和误工补贴三项，数字跟上回不相上下，心想：“转了一圈儿，岂不绕回来了？”见她愣着，这人告诉她李公安员说过，如果对裁决不服，可以提请上面复议。何碧秋听了，不再多说，回家将两头放足架子催了一半膘的猪，拉到江苏地面集上卖成钱，当作进城的花费。

何碧秋上城仍住这家旅店。去市公安局申请了复议回来，店主老头在窗口安慰她道：“反正这码事了，你别太急，下午空闲，去逛公园散散闷气也好。”何碧秋问：“说这七八年来，西南城墙下三五里水塘，都修做了风景，又造了一座祠墓，棺材是金丝楠木的。公园猜想决不是先前模样吧？”店主点头道：“只恨天

不助雅兴，风飏飏的。”何碧秋说：“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不在乎这个。”

到祠墓一问门票，三块五，忍痛付了。进门一座寻常大殿，寻常几样石人石马。转过殿去，一块石龟驮着一扇石碑，这又是见过的。却见龟嘴下放一只大石香炉，围许多人热闹。近前看时，炉内没有香灰，是半槽清水。这些人正向水里投放硬币，多数沉了，水底明晃晃的一堆。竟有几枚浮在水上。原来殿角把这里风遮挡了，那冷好了一些。有一上岁数穿斋服的坐在阳暖处，守张桌子兑换硬币。围看的人老少不等，夹杂一伙青年，穿得花簇锦绣。欢声闹动的也是这伙青年，每投一枚，总先问一个心愿，有调工资的，有分房的，有娶到好女子的，有当官提级的，说的一并是寻常话。何碧秋呆望一回，自去换了五毛角子，握在手里，心里祷告了官司输赢，挤进人群去丢。一连五枚都沉了。边上一个看客焦急，要过硬币替她投，这五枚全都浮住。何碧秋一颗心也悬飘住，愣着瞎想。忽听耳边一阵哄闹，是一个花簇青年问今晚麻将桌上的收成，才明白不过是场儿戏。收了心事，来看祠墓。

那祠墓其实是在坡腰上挖一个洞，边顶衬了方石，三五十步深浅，只拐一个弯，那口棺材阻在眼前。看它不比见过的大许多，漆也是见过的荸荠色，不值得花三块五买这个看。

转来公园，门口依稀亲切。走过小石拱桥，见左边先前一大片暖花房，改作了游艺场。风从右边空旷池塘上泼撒过来，逼人一身冰水。两个值班姑娘缩在售票亭内不出头。有一拨游客，看是两对夫妻，带的两个孩子闹着乘“旋风”，家长去买票，那边不卖，双方对起嘴来。

听其中一个游客协商道：“我们在地，来一趟不容易。”值班姑娘道：“天又冷，又不逢星期日，你等足二十个人，才能售票

开机。”两个孩子更闹了，游客便说：“我买二十张票，总可以了吧？”每张票六块，付了钱，姑娘把头缩在衣领里，出来开机。买票的游客便过来说：“这位大嫂不用买了，乘便坐一坐，也是人情。”又道：“不用你付钱的。”何碧秋被强邀了过去，见这“旋风”是庭院大小块铁盘，斜斜在地下，盘上设有飞机形状座位。选了一处，屁股刚刚落座，那盘已转动了。

却不提防它转动不合规矩，如叫驴毛了，又如牡牛红了眼睛，再如母猪婆遭兽叼去奶猪，上下左右前后窜跳，窜跳的又不依这上下左右前后次序，只顾乱。她想这岂不是活受罪吗？想着，人已把持不住，见天和地都被颠动了。那天歪倾着倒插下来，又刺斜着复向上去，地便脚跟脚随天翻覆。天和地也搅混了，一会儿粘住，一会儿撕开。她也顾不得天地的闹腾了，自己肚里打起架来，肠子，胃子，心肺，肝脾，挪来移去，都跑错了，找不到原位。连身子也不去管它了，脑壳里一股浆儿搅转旋动，拌成了一团乱汤儿——正眩晕间，铁盘猛地住了，剩下五脏六腑脑浆和天地依然旋转个不停。

竭力将魂收拢，看见两对夫妻站在地上，两个孩子早爬上一座高台，要坐空中踩车。一个穿干部服的男子过去望见，嚷叫孩子下来，又问家长：“你们该买票呀？”游客说：“是天冷人少，说等足二十个人才卖呢。”这男子道：“谁说的？”到窗口前训斥一顿。值班姑娘无奈卖了票，冲着走远的那男子背影哼道：“你成天坐办公室，倒轻松。哪天说好了，撂给你一个人干！”去高台上开了机。这踩车两个座位，一个大人领一个孩子，踩动车子在空一根铁轨上走，看着悬乎。何碧秋自去别处转悠了。

回来对店主说：“一回花钱，看个空；一回没花钱，看个昏。”话题转到官司上，店主说：“这件事，在你天大地大，在人却芝麻

绿豆。都因这一辈年轻人，不讲传统了，偷的，抢的，骗的，为一个钱字都干得出来。为赌一口气，杀人像割灯草。公安局人手又紧，哪忙得过来？从这上面想，前次为你下裁决，真还不错呢。”何碧秋问：“依这话没用了？”店主道：“也不能这样讲。”何碧秋一肚子冷气冰凉去睡了。

清早起来，店主说：“昨晚我有话没谈，今早就讲了吧：前次裁定书是县公安局名义，其实是下边承办人办的，局长不过听个汇报，盖上大印了事。你申请市公安局复议，还是这回事。承办人见过的多了，你这事算什么呢？照例批个维持原裁决。依我看，你直接找市公安局长，他听汇报时心里有数，或许有救。”何碧秋说：“那好，我这就去一趟。”店主说：“你又不懂。局长室你不一定进得去。即使进去，许多人不断来汇报工作打岔，他静不下心听你说，只会公事公办。”

何碧秋晓得有话，等他讲。店主道：“你不妨打个马虎眼，问清他住处，中午或晚上等他下班，到他家里说。”见她不语，声明道：“我可不为拉生意，你多住一宿三块钱，发不了大财的。”何碧秋说：“您多心了。我是在想，人人都打这个主意，市公安局长家岂不被踏平了门槛，吃睡不得安宁？”店主笑道：“正是人人都像你这般想，所以并没多少人真登他的门！”

何碧秋转来市公安局传达室问：“这位老同志，请问严局长在吗？”传达员瞅瞅她：“你找严局长？”何碧秋说：“我从大老远乡下来，他这会儿上班忙，我在家里等着吧。我有七八年没来的，不知他家搬没搬？”传达员说：“你不知道呢，严局长今天不在局里。他夜里被罪犯用刀刺伤了，这会儿怕还在医院呢。”何碧秋惊讶道：“是吗？”

老传达员说：“昨晚局里开党组会，开到十二点，严局长到家一点过了，电视也没了，人也困了，准备洗漱上床。倒完洗脚水，